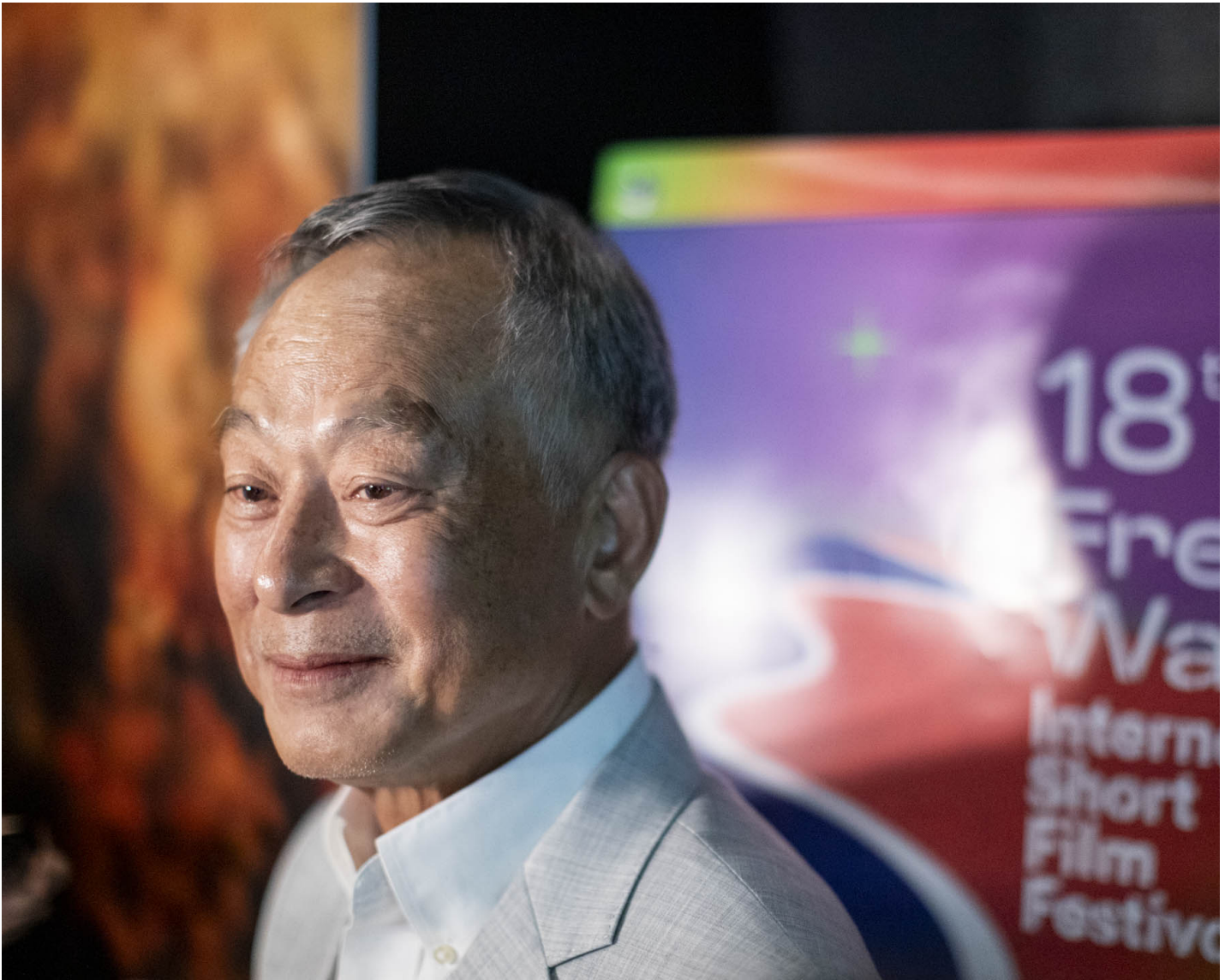


香港鲜浪潮18年来首度不获艺发局资助，杜琪峰：只要在港就继续支持

自2021年起相继有鲜浪潮的参赛作品不获电检处核准放映或被要求删剪。



2024年6月29日，第18届鲜浪潮国际短片节本地竞赛颁奖礼后，杜琪峰以电影节主席身份向传媒表示，失去艺发局的资助，今年鲜浪潮的经营确实特别艰辛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香港鲜浪潮国际短片节2024年首度不获香港艺术发展局（艺发局）资助，本地竞赛短片由去年的15部减至今年的8部，上映短片亦由38部减至24部。鲜浪潮早前向传媒承认短片节规模缩小，部分原因是由于公司仍处于财政调整期。

而自2021年起，相继有鲜浪潮的参赛作品不获电影、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（电检处）核准放映，上届亦有作品被电检处要求删剪。

杜琪峰发言指“不会不让你拍”，又指会继续支持鲜浪潮

鲜浪潮国际短片节由香港导演及监制杜琪峰发起，自2005年起于每年6月举行，主要由“本地竞赛”和“精选国际短片放映”两部分组成。前者旨在为香港的年轻电影工作者提供培训、创作资助和展示作品的平台，助他们寻找发展机遇及为业界注入新动力，至2024年已举办了18届。

6月29日，第18届鲜浪潮国际短片节本地竞赛颁奖礼于高先电影院举行。杜琪峰颁奖礼后以电影节主席身份向传媒表示，失去艺发局的资助，今年鲜浪潮的经营确实特别艰辛。“很多人都想参加，但我们能力有限，只能尽量节省（开支）”，也要四处“扑水”寻找资助。不过他又指，自己也是用很低成本拍摄电影，在这行业“钱是不能埋没你的才华”。

他称赞从第一届到现在，参赛者的水平大有进步：“讲到嘢”，说故事的能力比以前好，主题也拿捏得好。被问到如何评价大奖胜出作品，他笑著赞叹：“拍得挺好啊，我去中环拍也拍不出这样！”

他认同现时电影工作者出路较少，指每个地区也会经历文化低潮，最重要是该地区“容许说多少话”，这对现年轻人而言是个考验。他指成立鲜浪潮时，最注重的就是原创性，不会干预拍摄，“拍了出来有人不允许放映，是你的选择，我不会不让你拍。”他提醒：“做人聪明点，有些位可以闪避一下，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没柴烧。”他指现时社会氛围对创作的影响是“大家都知道的事”，但鼓励大家不要遇到问题就害怕，要找聪明的方法做好艺术。[\(延伸阅读：《香港新生代导演通宵大对谈：我们自己，定义我们的年代》\)](#)



2024年6月29日，第18届鲜浪潮国际短片节本地竞赛颁奖礼，最高荣誉的鲜浪潮大奖则由林慧妍执导的《鬼妹》夺得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杜琪峰开幕致辞时又表示，只要他还在香港，就会继续支持鲜浪潮，“如果长命一点，希望顶到80岁。”他鼓励下一代的年轻人不要气馁，“做自己的作品，讲自己的说话”。杜琪峰强调重视参赛作品的原创性，指比赛输赢并不重要，只是希望藉鲜浪潮提供一个小平台，发掘参赛者的天分，又以自己的经验提醒年轻人要多做多。

杜琪峰又保证下年本地竞赛必定再次举行，且本地竞赛规模不会少于8部短片。此番话引来观众的大力鼓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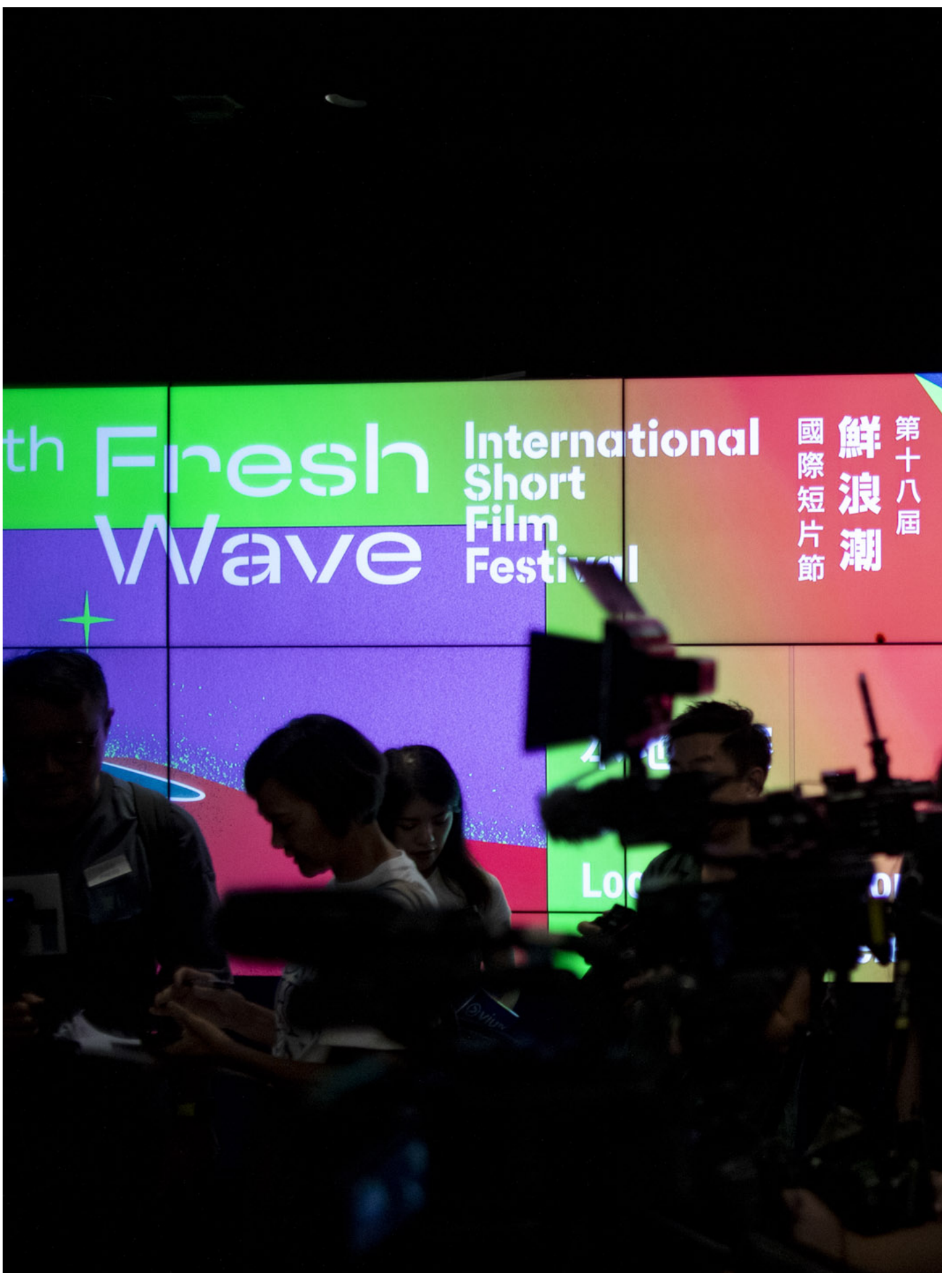
本届鲜浪潮的每位获选者可获港币10万元拍摄资助，制作一部10至30分钟的短片。是次竞赛共有8部本地竞赛短片，设有6个奖项，由3位总评审选出。得奖者及作品分别为钟易澄《眩光》（最受欢迎观众奖、特别表扬奖）、李昊《极乐》（最佳摄影）、林慧妍《鬼妹》（最佳编剧）和曾杨《黑羊》（最佳导演）。

属最高荣誉的鲜浪潮大奖由林慧妍夺得，奖项由编剧及导演游乃海颁发。林慧妍表示，即使面临时敏感的政治风气，都会坚持创作。她又指不会说很担忧，唯有想办法如何在故事中表达自己想说的话。《游离之绕》导演林慰玲则指，可以用不同方式，例如在题材或选题上花心思，“不一定要很直白很直接”，也可在作品中带出想表达的讯息。

近年鲜浪潮部分短片放映取消、情节以黑画面或静音带过

历年不少鲜浪潮的参赛者及后在电影界有出色表现，其中包括凭《一念无明》获得第53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的黄进及凭《树大招风》获得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的许学文。

在2017年成立鲜浪潮电影节有限公司前，短片节每年均由艺发局主办或合办。至去年为止，艺发局一直每年向鲜浪潮批出约几百万港元财政资助。杜琪峰提到艺发局今年起不再提供资助的原因是认为他们“自己能解决”。杜指自己不认同但“说了也没有用，他们（艺发局）不会改变（主意）。”（[延伸阅读：《“红线”在哪，为什么不给艺术家清楚知道？ | 香港戏剧协会被削资助事件》](#)）



2024年6月29日，第18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本地競賽頒獎禮于高先電影院舉行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自2021年电检处“为确保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，防范及制止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”而修订《电影检查条例》后起计，截至2023年9月有至少22部影片因电检问题而取消放映，其中包括多部鲜浪潮的竞赛短片。

2021年的鲜浪潮竞赛短片《执屋》以反修例运动为背景，由于电检处未能在原定放映日期前批出准映证，该片无法在短片节放映。10名应届鲜浪潮导演发联合声明抗议，斥“难免令人猜疑为政治打压，干预创作与表达的自由”。电检处其后要求大量删改剧情，最后《执屋》导演决定取消其放映申请。2022年的竞赛短片《Time, and Time Again》同样因电检处迟迟未完成审批而取消放映。11名应届导演指当局拖延审批，“无疑等同于无需理由地禁播”。

而在上届鲜浪潮，共有三部本地竞赛和一部非本地短片遭电检处要求删剪内容。《漂泊与泊之间》的导演最后选择删除相关片段，《未能接通》、《爷爷来访的夜》和开幕短片《My Pen is Blue》放映时则用黑画面和静音代替。黑画面片段最长达9分钟，占短片近四成时间。当中，《未能接通》和《爷爷来访的夜》获得该届特别表扬奖。[\(延伸阅读：《过去一年最“危险”的香港电影们：百般自我审查，也拿不到一张准映证？》\)](#)

[#电影检查条例](#) [#电影审查](#) [#香港电影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